

廣東通志

卷六十二

| | | |
|------|-----|------|
| 內閣文庫 | | |
| 函架 | 冊架 | 號架 |
| 二九二 | 六九二 | 三九六九 |
| 四 | 二 | 九 |
| 漢書類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函架 | 冊架 | 號架 |
| 二九二 | 六九二 | 三九六九 |
| 四 | 二 | 九 |
| 漢書類 | | |
| (七五五本)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3969 |
| 冊數 | 692(557) | |
| 函號 | 291 | 97 |

四十五



廣東通志卷第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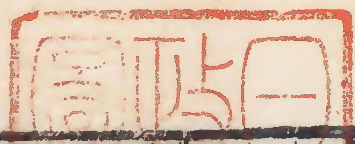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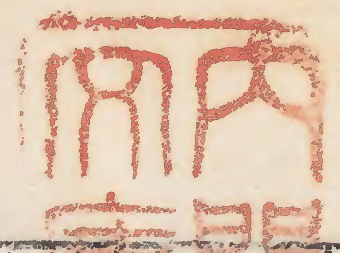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列傳十九

人物九

本朝四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生有異質自幼穎異不允篤於
 孝友父祖順奇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禮闈第
 一人 廷對第四人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脩尋兼
 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東宮講讀多所啓沃丁未充
 會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脩實錄成進司經
 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待 武宗東宮講
 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禮
 成亟返饋遺無所顧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還以考



滿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 詔教庶
吉士與脩 大明會典成陞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
右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遷左侍
郎未幾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管 誥勅纂脩 孝
宗實錄命為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弄權惡其不
附已指摘會典紕繆降本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
兼職如故瑾猶憾儲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繇傳
旨改南京吏部實阨其進也瑾敗庚午召復官兼文
淵閣大學士叅預密勿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及得罪

儲力辯其誣權奸併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加罪
非社稷之福也苟得白遑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
黜之壬申冬四方盜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子太
傅謹身殿大學士辭 恩蔭至再三乃受甲戌再主
會試凡六司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
蓋殿大學士時大學士楊廷和守制不出儲力薦起
既至遜廷和居已上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 孝貞
皇太后梓宮于 茂陵損益禮儀可為後法 武宗
欲幸宣府廷和暨同官蔣冕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
糺哭諫於左順門不能止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

累日不得 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者內批
如其請適儲獨當制草報書曰此 高皇帝所以防
釁孽全宗室者王欲之朕何愛焉王其益謹侯度罔
俾孽牙其間則朕亦何濫恩之有書進輒報罷近侍
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遠藩爲儲貳府部大臣
會議于內閣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
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衆皆竦然其議遂寢已
卯以一品蒲九載進階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
支大學士俸仍賜謙禮部給 誥命江西兵變 上
親征儲偕大學士楊廷和力請遣將不聽 上遂自

稱威武大將軍廷和廼稱病在告 上欲以幸臣朱
泰爲威武副將軍儲方讌客命使臨門召儲草勅既
見 上不肯奉命 上按劔強之至再惟免冠叩頭
哭泣 上擲劔于地不懌而罷儲出仍讌客盡歡客
問之一無所言俄廷和告痊儲與大學士蔣冕扈從
將行欲取行璽廷和不可頗有遺言儲即止與冕中
途七請迴鑾不聽 上欲於南都舊壇大祀 天地
連䟽謂南北 配位不同典章不可紊且 天子主
望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弗果郊 駐蹕南都日久
有遊吳適楚之念畿內郡縣供億繁難儲自執章奏

跪泣行宮西階中使傳諭者再四堅弗起自未至酉
得 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裏河丁夫數十萬俟于次
饑餓疫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遣之民得蘇息不
及于亂在途三疏自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與群公
受遺 詔定策迎 今上入繼 大統與尚書毛澄
等往迓于 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既而屢
疏乞骸情懇切 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 命有司
月給米六石歲撥輿皂八名遣官護送乘傳還鄉蓋
異數也降勅褒之有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究其用
權輿之之風槩而不久於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美既

歸上疏稱謝與親舊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帚布士
不事家產以遺子孫初號厚齋鄉人咸以厚翁稱之
乃更號鬱洲 上念其定策扈迎之功未錄蔭子世
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
尚寶司丞儲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 聖政 温
旨慰問勉其盡言儲敦重慎默平生和氣謙德雅量
大度不矜功不伐善堅忍不言人過失輕財周急不
可殫述人無賢愚被容接者輒治具款飲莫不感悅
立 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若不出口且不爲
矯亢故群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蔣冕方在庶

寮則延譽官府力拔為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
人不能堪而儲引慝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
身感之卒年七十有七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 聖
諭 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上聞嗟悼輟視

朝一日

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康

據廣州志楊一清撰神道碑鬱

州文集
參脩

劉芳字永錫陽江人敏穎好學登成化戊戌進士授
江西靖安知縣清介公勤威不猛厲仁不姑息時邑
久頽弊芳至一新之若建公署興學校脩壇壝治績
煥然民有余紹祖為人所冤父繫獄審得枉狀即釋

之政暇與生徒講學使胥相勸勉士類興起居六載
政平訟理方徵用士民立去思碑于學而紹祖刻像
朝夕事焉歷陞戶部郎中轉廣西南寧知府以節用
愛民為本至忤上司不顧久淹于職乃引疾致仕歸
至今郡民猶思慕之子竑字伯度弘治乙丑進士授
如臯知縣陞駕部主事轉光祿寺丞年未衰而乞休
屢檄不起人稱其勇退其登鄉榜名次連取甲科絕
肖其父云靖安南寧皆祀芳于名宦祠據肇慶志江
西通志參脩
林榮合浦人成化戊戌進士任禮科給事中遇事敢
言不畏權勢時各省解糧赴京中官橫刻侵取榮疏

革其弊天下德之適蒲喇加國請封 上命榮文冊
封正使泛海抵洋嶼遭風而沒士民爲之痛惜事聞
贈禮科都給事中遣官諭祭廕一子入監祀于鄉賢

據廉州志脩

葉應字子唯歸善人性純慤無一言嘗獲遺金于野
訪其主而歸之居邑校二十餘年安貧力學或空其
輒戒家人歸勿言曰不可遺憂老親也登成化戊戌
進士初授行人給賞廣西頒封占城以廉謹稱遷南
京工部屯田員外郎始至辭常例之金清理江北諸
州蘆粟課價定搬運抽分竹木之格上下使之其爲

營繕卽中時有民陳忠者坐逋官銀斃于獄復繫其
子徵之計無所出乃鬻其已受聘之女應聞而釋之
代償其逋且戒歸女于其夫出守慶遠未幾乞休家
居足跡不入城市比卒無以爲歛友人副使姚祥實
經紀其事應好讀書老而彌篤所著有易卦方位次
序圖衍太極圖說大學綱領圖行于世

據惠州志脩

程文字貫道高要人質直惇厚通春秋篤學不倦登
成化辛丑進士二甲第二人授南京禮部主事清慎
著聲時有卿貳轉北吏部者私遣人借俸文執不與
憾之遷儀制郎中丁外艱閉門謝客絕跡公庭服闋

補南工部冢宰王恕素重其才欲大用之行次高郵

卒餘千張吉銘其墓據肇慶志脩

何昌字克昌順德人家于黃連為鉅族少力學明經

成化甲午舉于鄉初知麗水縣有善政以內艱去任

老稚渡道泣送服蒲改宣平為政寬厚化民以德有

古循吏風孫宏鰲最知名宏字道克舉正德丁卯

鄉試甲戌任通州學正秉持禮法恪恭祀事屬無所

苟待諸生嚴而有恩於禮餽有無厚薄不計試諸生

輒私具饌業成者進之荒而嬉者即所厚弗貸鞭責

七月感勵嘗有當道按臨責其禮節挫抑之宏不屈

提學御史林有孚以行檢繩師儒鮮當其意者獨重

宏及聞以憂去惜不獲見之宏在官五年革弊甚多

其法至今可守遂轉六合縣令亦有聲後為南京御

史首疏銓曹弊事有聲終德安知府踰年致仕呂柟撰六

合尹何君生祠碑記何君諱宏字道克別號鈍菴廣

之順德人也以禮經領鄉薦試春官得乙榜典教通

泰以教績擢以六合尹六合古崇邑今隸應天為畿

輔居衝要邑小民疲於治為急君廼奮然有作興利

革弊與民更始一時區畫無間劇易罔不與治同道

如此者六年政通人和邑治休明當道其績徵為

南臺御史既去民思之不置請于前職方藍君志張

作去思碑記其政績以示弗諼又數年君望日隆民

益思報莫得迺謀建祠生祀之邑致仕戚華者民許

際劉鏗李傳劉寧嚴文舉寔首其事募材鳩工除治

東隙地一方構堂三楹象君其中甃其陛繚以周垣

載扁其門經始于嘉靖乙未六月落成于是年仲冬

三

金謂祠以祀生亦盛事也蓋紀之以章不朽於是專
 太學生袁梯與首事成華輩具狀以告其如此耳以
 碑刻來蓋欲擬其實也先是余官南都時君方尹六
 合嘗問之前御史田君德温謂其奉法不阿不失為
 今之良吏比余改官比雍道其邑其民誦之翕然同
 辭無間輿隸聲聞所及已畧得之疇昔矣今益參之
 狀考之刻夫然後益信其素是則其去也思思有本
 也其思也祀祀有因也其祀也祠祠有處也其祠也
 碑碑有謂也二二三子正唯是請余何可拒而沒吾道
 克之賢哉因約其說以見一祠之大意其詳見于去
 思者不復贅也况今為各御史方進未艾由是而更
 歷津要造福天下則太常博奕勒銘有日此何足以
 盡之邪雖然天下者一邑之積也一邑者天下之推
 也政有小大而道無二致倘臻其極則此舉固權輿
 之也豈惟君哉式瞻廟貌諒兩民私後有作者將不
 毅然以有興乎噫六合之人用意遠矣系之以詩曰
 卓彼何君羊城之英學古通經時乃登庸初命有資
 維通維泰維教作人邑牧簡在厥邑維何藁爾棠區
 通都要塗民未义居君既戾止乃綱乃紀乃臻治休
 六祀于此命德有恒法吏是徵民懷曷已去思勒銘

承思肩虞金謀營宇爰祠治東祀維生主勒石再揚
 干棠有完于棠匪先將隘太常念哉朝發匪茲莫達
 于祀後脩釐字子魚正德戊辰進士令慶元有政聲
 式瞻式法
 召為御史有建白多見用如逐佛朗機夷人出境有
 功於嶺海出按湖廣持大體革吏弊以廉明聞擢松
 江知府善均糧役嘉靖庚寅進山東副使備戎徐州
 州故有驛館夫役為民厲階久患苦之莫有革者釐
 為議罷其役歲省民財殆以萬計徐人以此歸德焉
 後擢浙江左叅政俄進湖廣布政使卒于途翼嘉靖
 已丑進士兵部主事據宣平志順德志徐州志參脩
 姚祥字應龍歸善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新喻知縣

廣東通志卷三十一 職官
改沛縣性明銳所至有治跡吏不敢欺自奉清約愛
民如子民有負官租者殆百人繫且數年祥與之期
而遣歸民果至無後期者市中有惡少嘗被酒挾刃
擬其父祥曰是倫理所關刑無赦立杖殺之脩葺學
校時進諸生課校德業任甫八月擢江西監察御史
去後父老為立惠政碑後按蜀風力尤著摧奸抉隱
畧無少貸正德初遷雲南按察副使逆瑾以深文誣
祥謫戍鐵嶺瑾誅復官道卒據惠州志新
喻志參脩
吳一貫字道夫海陽人資性明敏長於政事成化辛
丑進士上高知縣勤慎廉能興學除奸吏不敢欺民

無所擾擢御史獨持風裁巡按浙閩黜貪墨均徭役
平漳寇所至肅然累陞至大理寺少卿嘗奉使經畧
邊務上安邊策數萬言皆見採用時宦官劉瑾專橫
一貫以直忤謫嵩明州同知尋陞江西按察副使有
靖盜築城功每見上高吏民如家人父子轉按察使
行部至奉新卒于軍中民哀之立祠祀焉據潮州志
瑞州志參
脩

曾祿字汝學博羅人成化庚子領鄉薦明年登進士
宰武義邑多虛稅祿病之因請度田以羨補不足築
隅都堰瀆潴水溉田百餘頃募兵設策擒劇賊張念

四俘其黨民獲寧居召爲雲南道監察御史上疏條
八事曰正心術慎幾微辨邪正戒權倖任賢臣納忠
諫絕女寵明賞罰 孝宗多采納焉出按貴州閩蜀
務存大體不事苛察蜀嘉定峨眉之境饒竹木民資
以爲生官是地者往往假川江之險徵作役民甚苦
之祿曰食君之賜奪民之利民將謂何是不可長也
乃取其尤一人罪之諸屬悚怖自是無復私賦陞浙

江按察副使卒

據惠州志脩

熊季芳南海人甲辰進士授直隸池州府東流縣知
縣秉政剛方爲政簡易抑強振弱吏憚民懷招撫流

移復業者一百四十二戶出休贖還饑民子女者十
有七人邑人德之擢九江府同知甫暮月丁外艱服
闋終養老母于家卒年九十有六兄孟芳天順丁丑
進士戶部主事仲芳子一源禮部郎中一漢弘治己
未進士累官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據廣州府儒學志參脩
包義民合浦人成化甲辰進士少讀書篤行有抱負
任繁昌知縣有愷悌風民甚愛戴之以憂去補知涇
縣廉靜寬大吏亦不能爲奸宄有惠政雅不喜飾厨
傳以悅上官由是擢廣信府同知政尚廉平在繁昌
三載民錄其政蹟勒去思碑二子廣庶皆登鄉科據

州志南畿志太平寧國志參條

姚珩字鳴玉增城人甲辰進士授戶部郎中性清介時四方解運糧餉集珩以先後至期序收押解官長有厭其停滯欲速收者以金百兩干之僕以為言珩杖其僕而遣之卒還其金自是人無敢干以私又值用兵命珩主軍餉出入分毫無所私人稱其廉卒于官旅視蕭然據增城志條王昂字抑之揭陽人性穎敏書過目輒成誦經史皆淹貫遭母喪哀毀成疾登甲辰進士知永豐縣時乘積弊之餘持廉秉公振作有道定詭籍革巫祝新學

宮復歐文忠墓梓一峯集捕積寇辯民冤士民感之舊俗椎牛醜酒以送終昂至道以禮教痛革之民亦稱便既又去淫祠表忠節凡事關風化者為之恐後永豐人至今論賢令必曰揭陽公遷太僕寺丞理馬政窮其利病條成一疏將進呈而卒所遺詩文宋史補而已據潮州志吉安志參條李士軒字尚志博羅人成化庚子舉人任萬安縣學訓導奔父母喪歸朝夕哭奠如禮既葬廬于墓側事聞 詔旌其間學行醇謹官終壽府紀善據惠州志條鄭稽字考夫瓊山人成化癸卯舉人任洛容知縣與

兄穉早失怙恃孤苦相依及長不忍分爨凡出入之需皆穉主之財帛不入私室穉沒奉嫂益恭鞠其二女擇士人以歸鄉人取田真之事名其居曰荆茂賦

詩頌之據瓊臺志脩

吳璉字美中南海人甲辰進士授直隸含山知縣廉潔專務以德化民值年荒多方賑救作粥糜以餉流移前後所活盈萬政暇授生徒以周易踰年以憂去任士民如失慈母至今稱賢牧必曰吳公起復知進賢縣以守正不合引疾歸後以子貴封南京戶部署員外郎加正四品服卒年八十餘子允禎壬戌進士

官至叅政允祿癸未進士官至按察使允裕舉于鄉

判寧波府父子兄弟以學業顯士林榮之據廣州志脩

李渭字長源新會人少未知學以戶役至縣為縣官

所辱乃發憤讀書不就卧榻者三年每夜倚墻而立以藁粘圍其足時搖颺以辟蚊其刻苦如此遂通周易入郡學領成化甲午鄉薦時年四十矣又十年登進士任鳳陽府推官凡淹獄不決剖之如流時有妖僧崔同兒大盜宣寧大惡于玘為害渭前後治之各當其罪鄭府紀善王澤作過惡傳以紀之仕終淮安

府同知據新會志脩

蘇葵字伯誠順德人性剛介不苟合成化丁未進士
 雅有文譽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脩弘治丙辰例
 克會試同考有權勢為一舉子通關節葵堅却之且
 辭入試遂被讒出為江西僉事提督學政士子服其
 剛明時鎮守太監董讓擅威福縉紳奪氣葵守正不
 少阿讓誣奏葵被繫差法司盛洪等勘問洪閉門加
 蔡刑諸生數百排闥而入擁葵去事竟得白嘗增脩
 白鹿洞書院置學田凡有關於名教者建置惟力改
 任四川行囊無資兄政為建寧教官遣人周之在四
 川猶著賢聲士子愛之如父兄屢遷至福建右布政

使卒從子範字景賢舉人歷任博白江浦浮梁教諭

擢知宣城縣賑水患省無名之徵為守所嫉卒于官

據廣州志江西通志參脩

李方字時端饒平人少孤事母至孝晨昏依定省禮

出雖至近必告業漁擇美者供母餘鬻之貿易不貳

價成化甲辰颶發海潮翻漲突入方室方克斥奉母

避之不及遂抱母以死收其屍尚抱不可解邑令張

濬聞之給衣棺以殮聞其事於監司加周卹云據潮州志

雲正文昌人七世祖從龍元行省參知政事撫綏有

方兵民悅服見一統志是少多病父母鍾愛失學然
有美質所行常過於厚成化十五年喪母邢氏哀毀
憂思飲食損減漸至骨立服終如初喪無何父復
死連年哀毀竟廢飲食以憂思卒據瓊臺志脩
林濟民字廷泰海陽人以孝聞弱冠時母病篤強命
娶婦入門而母卒居喪哀毀踰禮及葬廬于墓服闋
始合衾鄉邦稱之領成化丙午鄉薦授龍巖教諭以
身率教陞贛榆知縣有廉惠聲卒年六十四從祀鄉
賢據潮州志贛榆志參脩
何宇新字子元博羅人性至孝父滔蚤卒每遇忌日

輒悲慟不食事母甚謹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號
泣不絕聲獨居于中門之外不盥不櫛不爇不扇衰
經不去身既葬躬率子弟負土成墳廬于墓側三年
然後歸行李惟麻衣草屨粥糞薑籃而已形毀骨立
人不能堪之咸嘖嘖曰真孝子哉時有翔鳥馴虎梅
實竹萌之祥人以爲孝感狀聞 詔旌其問宇新嘗
遊白沙陳獻章之門獻章書卓行二字并遺以詩曰
連舍烏成陣終年虎卧門山梅
初並蒂冬竹又生孫耿耿天公識明
明國典存千秋何孝子不愧史官言後舉于鄉仕爲
南京光祿寺良醞署正秩滿遷宗人府經歷請告展
省卒于家從弟欽字子敬弘治癸丑進士被簡爲南

京山東道監察御史魁岸多才畧勲貴之家有干犯者歛收而訊之歛手以避知徽州府以辨治聞終山

西叅政

據惠州志脩

葉永秀字汝實東莞人庚戌進士知烏程縣清慎公勤力鋤強惡邑有水患連年饑歉乃疏濬流港脩築石橋民蒙其惠擢御史審滯獄雖餘瑞必訊其情凡可以生之者即為具題辯理正德丙寅巡按北直隸摧抑權橫論奏剴切執政惡其直擢知永州府未幾丁內艱家居逆瑾誣以事遣官校逮就廷尉得不死竟奪職歸庚午瑾誅乃起補知衛輝府未抵任陞陝

西按察司兵備副使卒士林惜之

據廣州志浙江通志叅脩

余敬字行簡新會人庚戌進士筮仕知淑浦縣脩學築城訟清盜息七膺薦剡超遷南京御史士民為立去思碑嘗因天變奉 詔疏言乞黜不職全責戚舒

民困清戎伍省輸運節國用罷不急七事丁憂道遇副使歸善姚祥卒于途敬殯之歸其喪及服闋以病

不行卒于家

據新會志淑浦志叅脩

陳希文字載道南海人體貌豐碩類北產成化癸卯舉于鄉弘治乙丑令武清縣去京師百里北枕官道中通運河政弊民疲俗又頑悍希文至視篆七日即

執勲舊家販私鹽及開肆于河西務者數人治之凡
利於民者次第舉行期年而邑治邑舊無城池嘗苦
饗罵賊每議築病工費浩繁希文移書于勲戚有田
在邑者計田出貲工足以他費遂告成部使者交薦
之拜太僕寺丞庚午領常盈庫銀二萬兩往大同買
馬給散軍士兼查獲得欺匿銀兩三萬以聞歸途
遇劉六劉七齊彥明之亂行至定州城中驚駭士夫
耆老擁入行臺問計即登城號召發公廩以給貧民
守城者有無賴子陰與賊通擒縛以徇民乃堅志固
守賊環攻三日知有備乃去至真定賊已抵追守官

閉城門遣人察識希文乃啓鑰希文按轡徐行驅民
先入乃入民多得按堵咸詣希文叩首以謝尋奏查
真定等府寄庫養馬餘地銀乾沒者治如律有旨
從之丙子擢湖廣常德知府脩理河渠興振學校居

三年述職如京師解官歸卒年六十五

據廣州志武清志參脩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縝爲人敦重寡
言笑弘治癸丑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出使安南其國王郊迎席拜以擅卓叱去之所餽
金寶一無所受進禮科右給事中奉勅清查南畿
屯田革宿弊擢工科都給事中正德初擢山西左叅

政遇例裁革改雲南左叅政時逆瑾擅權牽咎罰米
 五百石俸不足鬻產以償瑾誅進右布政使俄進福
 建左布政使遂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
 應天蘇松嘉杭等郡兼督糧儲殪逆賊劉七于狼山
 禦姚峒賊王浩八于徽寧獲 賜鈔幣隨以乾清宮
 災警上陳言以答譴四事曰正大本以安天下省內
 臣以慰民望處驛通以蘇民困廣延納以開壅蔽皆
 切時弊 武宗欲西巡疏止之不報歲壬申丁內艱
 服闋以父年老乞終養 勅起撫治鄖陽至任時聞
 武宗欲巡幸諸郡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

者悉令罷之且究其為首者襄府護衛奪民產奏下
 辯以還民已卯夏寧藩煽亂震擾荆襄鎮下令設守
 備人心獲安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嘉靖紀元辭前陞
 俸既允隨上疏陳十事曰正心以正大本勤政以法
 祖德親賢以廣延訪守信以重 詔令崇德以禁奢
 侈舉知以求賢才體仁以恤民窮修禮以正風俗裁
 冗員以復舊制慎刑以重人命亦多見採陞南京戶
 部尚書疏文以父年老辭不允時南畿大饑鎮區處
 賑恤請內帑銀五萬給之尋卒于官年六十有一訃

聞 上命賜祭葬 據廣州志修

莊典字惇之海陽人四遊郡庠脩潔異不同俗
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安福令有能聲兩疏懇乞改教
調國子監博士尋陞德府長史建言五疏以明心
術之微嘉納之丁內艱起復任准府長史王敬
信時宸濠陰蓄異圖王訐聞于上濠嫉典與謀
設計杜死時咸悼之御史王完奏稱有直節正氣凜
不可奪之語嘉靖改元皇上憫其忠加贈太常少
卿遣官諭祭據潮州志修

黃衷字子和南海人父璉居喪盡禮以學行稱譽髦
多從之遊衷幼穎絕倫三歲誦孝經問孝本天性也
何別於天子諸侯璉大異之弱冠登進士第授南京
戶部主事監江北諸倉查括積歲侵羨得粟十餘萬
及督推揚州尋罹內艱僅四十日輸摧銀九千三百
餘兩前此即一歲之入也正德初復除戶部晉員外
郎罹外艱奔喪服闋銜擬改御史力辭乃補南京
兵部員外郎晉禮部郎中後轉武選尋遷吏部在留
都久與朱應登顧璘陳沂輩以詩文擅名後知湖州
府稍遷福建都轉運使監司胡世寧薦衷堪總糧政
遂晉廣西叅政督糧至則嚴繩恣爲奸利者境內肅
然大征古田帥師由洛容斬首二千餘級論功晉俸

一階兼 賜銀幣辛巳八月晉雲南右布政使征芒
市以功癸未轉左巡察疏衷忠清公亮宜加重任甲
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薦賢黜貪安民禦盜清
里後以節財力復條陳地方利病八事皆切機宜無
何移鎮湖廣兼理戎務首劾分巡守備者二人奸吏
多望風解去復修沔陽州龍淵滄浪等隄士民立碑
以紀功德在鎮數月積粟八十餘萬石銀四萬餘兩
戶部疏 聞降勅嘉獎資以金帛丙戌湖北盜起委
守巡官授以方畧進兵剿獲首惡六人斬首二百四
十餘級生擒六百九十餘人捷聞大被 褒賚會營

仁壽宮及 顯陵晉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
運木事竣有銀幣之 賜以考最方病足痿乞休不
允比改兵部右侍郎得報即抵家疏四上皆不許辭
會有忌之者恣為飛語謂衷潛至京師乘山輜謁當
路人皆知為致仕侍郎王蓋非衷也後校尉奉 旨
密查自廣至京驛迺關文雖偵伺無跡猶勒冠帶閑
住或勸上疏自明衷曰事久當白何必辯也已而言
宮果奏根究讒人竟亦報罷久之奉 詔復職致仕
卒年八十所著有矩洲文集十卷詩集十卷奏議十
卷海語一卷皆行于世 據南海志修

倫文叙字伯疇南海人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五
歲時與群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此兒大魁相也弘
治已酉以儒士就試巡按御史周南得其卷於遺材
中嗟異之入試果中高等肄業太學已未會試殿試
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爲世所推重乙丑
武宗登極頒朔安南克正使會丁外艱歸不果行庚
午起復克經筵講官尋推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
林院侍講壬申九月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
規諷語癸酉春進修玉牒考覈惟詳是秋被命主
考應天府比還得病卒于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天

性純厚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爲君子篤于孝友甘
旨必盡而室無私財雅有弘量未嘗與物競尤能仗
大義調族黨恤孤寡旣以文章連擢太魁人皆期爲
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爲文宗韓楊悠長宛轉類其
爲人居嘗以書史自娛手不釋卷尤善教子長以諒
字彥周鄉試第一辛巳進士入翰林系官南京通政
叅議次以訓字彥式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南京
國子監祭酒贈文敘如巳官穎悟過人詩文立筆而
就涖監待士以寬養病卒于家次以誥登進士高等
南京兵部郎中父子三元海內衣冠盛事未能或之

先也據廣州志修

陳恩字弘濟東莞人領弘治己酉鄉薦初授福建南安縣學訓導學行克美待士子甚有恩然畔其教者必峻責之性淡於利迨去任橐無餘秩滿銓選天下教職第一擢大理寺司務歷陞戶部員外郎郎中尋陞雲南廣南府知府至任見府治軍民雜處皆目不無以為斂有土官助以棺乃得還子四人越超赴建皆登鄉科據廣州志泉州志參修

黃著字子誠順德人乙丑進上正德元年知安溪縣

立心正大為政寬平銓部以才堪治繁改直隸泰興

知縣陞戶部主事扈從南征督餉有功進本部郎中

以及疾歸卒據安溪志順德志參修

周用字舜中饒平人穎悟博學弘治乙丑進士歷知

建昌惠安懲惡旌善興學賑饑常北行舟至豐城遇

狼兵鬻所掠老嫗于市用以金贖之歸其家仁愛發

于天性擢大理評事決獄明允改浙江僉事力闢白

茅港灌田數千頃民利之上疏乞歸家居十餘年布

袍草履吟咏自適無異常布據潮州志修

李津字濟之四會人性剛介苦志勵行登弘治壬戌

進士知寧海州興廢補弊時劇賊劉七等流劫入境
津先已設備夜遣士卒四出發砲張疑兵以懼之賊
遂引去州人德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歷南寧
鄭陽守興學救荒俱有成績轉兩淮都轉運使鹽筴
叢委奸蠹根據津至搜剔釐正國課倍昔而羨餘悉
歸于公為權貴所忌罷歸南海吳允禎繼其任亦以
廉介稱每自曰得無愧於吾鄉濟之否其為人所敬
服如此生平淡薄自得片楮不抵公門年七十卒于

家

據肇慶志修

盧宅仁字伯居四會人醇雅朴直登進士授都水主

事差官濟寧聞河議脩仲家淺諸聞有成績特逆瑾
有所需同事曲徇宅仁不從幾蹈于禍瑾敗廼免歷
雲南副使以邊功受賞陞福建按察使風紀振肅能
決冤獄丁內艱服闋補廣西復以父喪去服闋竟堅
志不起報遷雲南右布政使守令勸駕宅仁歎曰人
臣之義終事而退且仕以祿養其親二親俱違養矣
出復何為遂得請致仕居鄉恂恂悍隣有犯者以理
諭之不峻則閉戶弗校其謹厚類此

據肇慶志修

洗文淵字希哲順德人弘治乙卯舉人任松溪縣學
教諭學優行潔訓士雖隆寒盛暑不輟時與邑宰陳

槐同官有媿美雙清之謚正德四年擢知南安縣性
 方介不能徇上以奸頑犯者無曲貸然其愛民出自
 真誠民感之徭役賦稅皆以時會無後期者居官清
 苦食無重味衣無重襲冲約如寒士蓋素性然也邑
 民謠曰洗清清冷如水權豪欲中以奇禍而無計可
 施陞南昌府通判民泣送而別至南昌知寧賊將變
 技檄遜去至家六日而卒人問遜故文淵第曰吾才
 不耐劇云提學副使邵銳檄縣立祠以祀同年同邑
 黃璋字廷宜正德間知南康廉介自持剛毅有執立
 旌善懲惡牌二面于要地善惡直書其名衆皆服其

公後卒于官士民哀之

據泉州志江西通志順德志參修

袁賓字尚賓歸善人弘治乙卯流賊夜掠其鄉賓猝
 逸去俄聞其繼母俞被執乃詣賊所請釋母而繫已
 賊從之既而官軍追至賊怒縛賓于樹揮劍擬之者

再終不忍害後仕終建陽訓導

據惠州志修

陳錫字祐卿南海人宋朝散大夫康延之後祖觀字
 思賢布衣博學敦行從孔伯平遊不求聞達工於詩
 學士黃謙擬諸姚鵠岑參有滄江集行于世父珙字
 伯玉以戴記授徒貢為上猶訓導以身率諸生時張
 弼知南安府甚加敬禮嘗夢崔清獻教之曰子知學

平毋不敬內敬恒存思無邪外邪難入寤而索諸言
行錄果協於是終身誦之世傳細素至錫尤力學弘
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嘗司廐逆瑾方用事群璫
列中外雖束芻出納亦混主計錫以法繩之衆不敢
肆司漕通州革弊政六條人以爲便轉員外郎調吏
部稽勲司尋陞郎中一時名流咸所咨決屬舍人朱
麒求襲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大軍
功不得封爵襲蔭今朱麒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
爵尚書楊一清從其議因著爲令正德丁丑遷福建
叅政歷左布政綏定叛軍鈞稽乾浚樹立風紀綽有

令聞擢應天府府尹去之日閩人爲立遺愛亭居應
天未及三載廷議欲晉孤卿錫竟請致仕允三疏得
允優游田園以翰墨自娛凡十餘年始卒年八十有
一 御賜祭塋郡人祀之鄉賢祠第鏊能詩以子紹

儒貴

封戶部郎中

據廣州志李義
生所撰參修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弘治戊
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禮魁登進士授戶部山司主
事丁父憂值逆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河南
司主事屢疏諫差內臣蘇杭織造又請爲宋死節趙
與珞追謚立祠皆關政體尋陞本司署員外郎廣西

提學僉事遍鬻群書以啓迪多士陞雲南副使擒橫
虐土官莽信覈貪狼知縣趙九臯諭解木邦孟養二
宣慰構亂改提學陞叅政右布政使入覲陞廣西左
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出幼
具題日爲始歲費幾千萬石乃奏革其弊得 旨如
議通行天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
務改山東巡撫所至著聲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轉戶
部陞本部左侍郎時議征安南胄疏言事體至重決
不可征 疏奏爲遵 祖訓崇內修以隆治安事禮兵
貢事宜謂黎譙黎愿既非故主黎調應立之嫡且蒙
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高陳昇阮時雍杜温潤鄭縵

皆借冲孺諛應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
錦衣衛職官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募主奪國
罪人名姓一而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體重大
再將會議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
勛處兵待發題奏雖明切然明旨一則曰便會官
議奏一則曰便會重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遜言必察之盛心也以
臣愚見今日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遜言必察之盛心也
但兵不備難助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
貢則關係頗大非但此未可舉雖有甚于此者亦未
可輕舉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爲 陛下陳之星辰
莫大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外則皆次舍之
餘山川莫大於五嶽四瀆然皆會于中土而外則皆
支委之末是華夷乃天地自然之分限故安南不征著
在 祖訓 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不可伐一也至
大然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像贖罪以全
之及不浚而克即爲陳氏求後不獲乃不得已而郡
縣之是于聖祖之意亦懼有遠者我仁廟每以
爲恨至宣德初黎利之叛衆咸以昨費無萬之人命

宣德通志卷之三

卷之三

三

而得此安可言棄惟楊榮揚士奇舉仁廟之意以
 聞而宣廟即曰皇考追憾此事往仁廟諸聖
 朕聞之屢矣遂將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
 祖之訓真如執玉奉盈而陛下所當率循者
 伐二也若以為治統華夷而逆亂不可不問
 以自古夷狄之分爭中國之速元康神爵以
 亂武奮力威之而不得其臣此大羊明驗蓋
 子也夷狄犬羊也歿赤子以事此大羊明驗
 腹以補四支者是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
 為中國舊地今乘其亂而歸易以取之則建
 南征深歷浪泊無功及歸我柱為漢之極武
 今廣西思明府之接境及我初柳於永樂五
 明年簡定即替號以叛宣德初柳於永樂五
 抵而為伏兵陷沒是皆取之不庭可惡帝王
 乎其不可伐四也拒去不追而畧之也故洪
 中國之治以數百拒去不追而畧之也故洪
 我思明之地數百拒去不追而畧之也故洪
 討我聖祖竟以奉里以行陳誠詰辯不服而
 彼之利一則以奉里以行陳誠詰辯不服而

仕以津其國如今爭亂之時昨尚奉表篋方物求
 貢為無按以該卦以姓名未的而過之是蓋欲
 得非負固而不肯以此罪之則將何以為辭乎
 可伐五也且師興本於財力兩廣軍門儲積常
 萬兩近費於田州岑猛之征今見在僅餘四萬
 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廣內地然內自
 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
 工部所取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廠連年
 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今亦盡皆解用此外不可
 然此特理勢有迹之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
 南詔始於玄宗之倡征前因喪師數十萬則
 通之內侮戎多兵連唐力因衰宋神宗欲取
 財力之法遼乘內擾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
 兵釁既肇卒至白滿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
 屬之盛我河套之地自哈刺慎及吉囊諸種
 有外之虞加以大不可測設蓋遠不可慮此
 意外之虞加以大不可測設蓋遠不可慮此
 而不自欲以臣觀則我皇全盛之議者蓋出於
 然而不自欲以臣觀則我皇全盛之議者蓋出於

此伏願於已遣之官趣其未行收回成命蓋此輩
 武人萬一以私而在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致損威
 縱使勤報得情我之聲勢已張而弛問一師則失
 信不武兩為不便只須該部移文或差一論人著兩廣
 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
 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歡忻無地爭躍而前必矣又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省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
 驚動且奸雄乘之射利借簡集而勝言則所謂先聲
 派而未及動夷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齎
 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齎
 勳欲其祖配享又議沮之禮事臣惟自古一帝王
 嚴整備兵糧大人議亦望吾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齎
 成之與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非以為之輔故凡大統
 崇功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制此開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頃
 部武定侯郭勳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爾該

始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不與達等相次淪
 亡於聖祖之世故不與此可欺以方之陛下一言感重
 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疏論已明而當而敘事或
 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當而敘事或
 未詳也臣惟太祖當開基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創
 建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
 二十一人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
 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胡大海
 皆已死先棲神於壺蔣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
 像者此也而徐達常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輩
 高者此也而徐達常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輩
 謂虛位者此也而徐達常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輩
 定之矣勳何據而敢為此言也哉及細讀勳奏稱英
 於洪武十七年論功為此言也哉及細讀勳奏稱英
 故未享祀非功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勳乃始卒
 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勳論乃始卒
 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
 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
 郭英張龍等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勳武定侯翼鶴
 以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

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
 是已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郡縣例
 誤以爲六年開國也且蓋各以地言彭韶尹直郡廉所
 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不載英惟黃金韶尹直郡廉所
 著百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韶尹直郡廉所
 五亦與蓋各以人言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
 英亦與蓋各以人言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
 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祖訓首章議親馬之貴其
 家亦與蓋各以人言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
 爲證又惑也又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勤者泛引以
 一再成胡人海已死廖未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又於洪武二年正月徐達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
 之年進角皆忠節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
 之義比之廟祀其典親定即古禰祖從享祀而大丞
 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况我聖祖之享祀則以
 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
 廟祀兩際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六人俞通海張德
 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戰而當

時茅成亦死戰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次於
 六王十五人以多功則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
 馮國用丁德興董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
 孫興祖九人以節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之胡大海
 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六其桑
 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機獨會之妙非
 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
 輕以移易况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勳而不知
 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歛避况後以南征
 而敢以啓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
 寢其議使臣素聚之嚮而英生乎謙讓之日之心定序
 之位悅諸臣素聚之嚮而英生乎謙讓之日之心定序
 家廟於百世不致怙於非擬之旁則勳知孝而不
 知學之誤亦可致雪以終全臣節而我國朝之一
 大典禮崇隆於聖明之光矣而戊戌夏議明堂享禮
 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世而

上疏忤 旨罷歸是冬詔復冠帶疾篤聞 聖駕奉
 章聖皇太后梓宮幸承天猶彊力叩首曰此神聖之

見萬世末賴可謂猷猷不忘君矣曹秉性耿介素以
器識自負尤孝於事親家居服食澹泊足振靡俗爲
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惟篤嗜白玉蟾詩文爲之
精選名海瓊摘稿比其異也所著有瓊臺志江閩湖
嶺都臺志西洲存稿行于世子穆嘉靖己丑進士禮
部員外郎

據瓊州志修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生而穎悟自少知學弘治壬
子魁書經初名露以犯遠祖諱更名兩字氏澤從白
沙遊白沙以其沉潛許以遠到遂焚去路引誓不復
仕後更今名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監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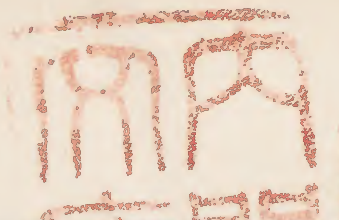
文祭酒章懋試醉面盎背論竒之乙丑會試學士張
元禎楊廷和主考見其論用至近至神等語知其爲
白沙徒也拔寘第二名賜進士出身高等選爲翰林
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守仁在吏部相與倡道京
師塲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慶輩從而和之
由是道名大著學者稱甘泉先生尋出使安南冊封
國三黎調却其餽金不受明贈以詩有白沙門下更
何人之句便道省毋務父英坐事匿其母家從母舅
陳昇導有司執英就獄至是告諸巡院藩臬報父讐
鳴鼓往昇家昇獻白金爲其母壽遂組繫詣英墓宣

言澤昇其寬恕類此因迎母就養京邸正德丁亥奉
 母喪歸塋荷塘廬墓三年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
 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
 至必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
 語進士潮陽陳沈剛躁人也忽大言曰和尚詈罵先
 生為假道學問故則曰謂染髮耳一座皆驚若水笑
 而不答人皆歎服嘉靖初趨朝考九年蒲陞侍讀
 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與諸生講學開講院刻心性
 圖說每疑論語多門人誤記非孔子語自謂白沙傳
 以道要曰勿忘勿助之間至是益之以隨處體認天

理皆程下語錄也未滿考陞禮部侍郎上天德工道
 及聖子等疏臣前於十月內所陳王道天德本於
 是也臣聞帝王之學一貫而已矣一貫者非他也心
 事合一之謂也故一則無事矣一則易簡而天下之
 理盡矣一之授舜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故精則一矣一則中矣自天子以至庶人同此一
 條貫之而一則曰故孔子告魯子曰子貢一則曰
 貫之與一則曰忠是亦一貫也由其告樊遲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一則曰貫之義無非心也由其告子曰惟精一
 中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也由其告子曰惟精一
 上製初一歲垂示遠邇所以惠教天下後世者至矣
 至自大夫之家有懸于堂壁者過則必趨而坐則必
 嘗大背焉誠信如著龜敬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未
 臨也蓋斯誠也實有以深契乎堯舜以來相傳精一
 執中之指如日月之麗天如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
 天下依然如日月之麗天如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

共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至於序文首云敬者
有其心而不忽之謂也此二言者極為明切又默契乎孟子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指也雖然功用所謂純而不雜即
不知之至於一見少發明之夫所謂純而不雜即
也臣愚請得以愚見少發明之夫所謂純而不雜即
天理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即此也存心不忽即
敬以體認夫天理者也即孟子所謂存心不忽即
志則不及助則過焉皆非所謂存心不忽也宋儒程
子曰勿忘勿助之間乃正當處也謝顯道亦曰既勿
忘又勿助之時節天理見矣然則二子之言實足以
發孟氏之指而孟子之言實足以擴千古聖人言敬
未發之蘊而我皇上帝深膠合焉夫一者天理也
敬者勿忘勿助以體認夫天理令有諸已焉者也是
故功用已章乎明矣故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
為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有諸
已之謂信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有諸
化之謂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所存者神所過
者化上下而天地同流而帝王之盛德大業盡於此

矣時有白鵲瑞鹿等祥上諸賦頌所著有獻納編又
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進上惟編輯事實不為
論斷俟聖心自悟也累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
置新泉三山二庄田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縣西有
甘泉山山下多田監生葛澗立甘泉書院由是書院
編于天南蒲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
令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小學四書測二禮測
楊簡折衷非老子等書門人在監者舉人未康程文
德貢生武陵蔣信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文德稱其
德壽如舜信稱其功在禹右皆以體認天理見之平



卷之三十一

四庫全書

三

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御史
游君敬論劾遂悉改精舍云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叅
贊尚書府立祝 聖所置倉廩以館穀多士又至衡
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為白沙祠
項喬謝甘泉書承賜白雲精舍誌捧讀再三知此山
天造地藏以待我公公又兩取撫臺厚貺而助修之
以便生徒結菽之費此何等盛心也繼自今豈惟權
勢不能奔雖大地鬼神亦當呵護而世守之矣此不
足道也惟公八有七矣正孔子所謂老而好得之
時也公乃惟與二子修藏于白雲之內相與講明
大德小德存心養性脩天爵以忘人爵之說其志蓋
求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后已其視不義之富貴
真如孔子之干浮雲也公誠無愧于斯雲者矣白雲
之舍非公而誰待哉雖然古今號為貪夫者家之所
有惟恐其不吾與也其所謂
豪傑之士者人之所有一介固不以苟取已之所積

又惟恐其施之不早而散之不周也先民有言曰有
財而不能賑施與無財同耳公於勢利在人者固漠
然不以動心矣其俸資之所積賃租之所餘得無可
推之以與爾鄰里鄉黨者乎子孫強如我要錢故甚
麼子孫不如我要錢做甚麼聞公多賢公子公毋厚
為子孫計也喬嘗竊見方西樵條之山中者何等學
識霍渭庄行之喬嘗竊見方西樵條之山中者何等學
而爭訟者至今未絕雖或其家假托者有以致之亦
或二公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也物聚則必散潮長則
必落此天之道也惟公係海內繼往開來之望其所
自慮者又不當止如二公者而已白雲靜坐之時平
旦清明之際亦當動念于此否乎喬辱公知遇有素
輒有納約自牖之情惟公勿自其祖江以來田連阡
陌世為土豪若水益增田宅店歲入數千金而好
食宿肉沙飯居漂搖危樓營建歲無虛日人皆異之
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隕于廣州河南聲如雷海內翕然稱若水以為近代

道學聞人云據增城續志修陽明文錄答湛甘泉

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事體認天

理是真實不誣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

發端處却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脩

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話說太

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

尋求此中不無亦有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畧指

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

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留意便

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甘替明其餘皆洞

論始有可辯之說其用力已深一及之時恐難轉移此須面

此傳亦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

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又與聶文蔚書畧

云近來山中講學者件件多說勿忘勿助是忘所以

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

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

只若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

時時上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焉工夫而或有時

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助了即用必有事的工

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間

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助不須更說勿忘原不

覺而己若是一箇勿忘助正如火燒鍋煮飯鍋內不

簡何等脫灑自今却不去必有事焉上用功而乃

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助正如火燒鍋煮飯鍋內不

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

日一廢種專在勿忘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終

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助又懸空去做箇勿助空守寂

全無實落下手處畢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

一箇痴騃漢才遇些子事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

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也○王思改齋集讀廿

泉贈黃君才伯序詩甘泉每共揖清風疑向江門拜

石翁靜裏端倪非作用用當藏處即為中好惡當如
夜氣初始知無際亦無殊眼前實地入真境願子思
中勿墮虛蒲湖白雲坐有神幾年踪跡竟消塵如君
自是神仙骨終隨處體認天人初因陽明以致良知
為學要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易之在京師時思與
侍讀崔銑侍講穆孔暉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絕利
還講學或終夜不寐謂學惟尊信論語學在務本
一源天理自見孔暉謂學惟尊信論語學在務本
謂論語只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尊德性與道問學
本無二理佐謂學當近思若思不誠則是不不能反躬
天理成矣故論語舉詩易之要語君子思不出其位
故能思無邪出位之思雖善邪也蓋因是時學多尚
言不能誠之於思反躬實踐終墮於空虛也故甘泉
行爲中思之說而思因送行書此以勗之○郭應奎
天關問疑錄問孔門教人文行忠信濂溪先生則曰
一爲要學者至今疑之不知所謂一者亦必由於學
問思辨歟既由學問思辨則亦不能外文行並進如
信矣然而文行忠信果有先後乎抑亦一文行並進如
老先生之教隨處體認天理而謂有異乎哉
章嘗疑弟子記錯了孔門之學安得如此支離也一

爲要無可疑者即是主一便無欲天理呈露學問
思辨篤行有此而已矣五個之字正指一天理古人
學問皆有頭腦又作忠信堂貧曰勿忘勿助間中心
乃忠字心中本自實忠信進德地夫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性本中也心木中也中心即勿忘勿助之中
間即是存性即是體認天理而謂有異乎哉
李學魯字宗魯茂名人弘治壬戌進士知江西進賢
縣守已愛民卓有善政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嘗奏事
上前吐語琅然朝覲官集于明庭抗章率六科劾之
詞嚴誼正聞者皆悚刑部尚書孟鳳自愧不如也獻
納時有不合見幾而退卒于家據高州志修
陳實字秀卿瓊山人弘治壬戌進士值逆瑾用事家
居數年足跡不入城市瑾敗起授南京江西道監察

御史時內臣趙蘭採珠合浦騷民黷貨劾罷之風裁
凜然改北廣西道出按徽寧諸郡有權宦奪蕪湖民
葦洲即論奏還民民爲立生祠陞常州知府愛民善
政有古循吏風歲大侵發郡倉賑民不給則出堂食
銀數千糴穀濟之饑民賴以活者甚衆因士習浮靡
又建道南書院祀楊龜山數君子嘗教人曰學莫先
於辨義利莫切于養心人以爲名言撫按交薦尋卒
治喪具外囊無餘貲士民悼之實澹泊寡欲制行不
苟御史朱寔昌爲之奏請經典謂其爲古人之心循
吏之政蓋實錄也所著有虛庵集若干卷

據侍郎邵
實傳瓊臺

志參
修

劉文瑞字廷麟新會人正德辛未進士初拜行人占

城請封常遣使推擇文瑞以往賜一品服事竣擢刑

科給事中 教皇帝屢出巡遊文瑞抗疏請回鑾數

千言皆剴切 畧曰臣觀 聖意所欲巡幸者自遼東

南山陝諸省南北直隸皆徧歷而後已然遼東迤西

地近戎薄上寒不生五穀軍民類多罪徒一有邊警

多軍家逃竄其窮苦可知矣况宣大二鎮數經駐蹕

今復經往民何以堪河南山陝與南北直隸則又水

旱相仍寇盜竊發民之凍餒而死者不可數計逃亡

從賊者將逾半矣災害既慘今復搔擾民將何所控

訴哉詩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書曰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民心既怨天意亦恐不能釋矣 陛下聰明勇

畧超出天下夫何念不及此邪且前日應州之捷人

皆知陛下躬冒矢石所致及論功行賞則從征之

可與

三五

人有進秩一級者有超陞三級者又有加祿米賞金帛至于廢子者甚則又有不經戰陳不與參謀而亦胃受陞賞者矣陛下所得特加公爵之祿耳以天子之貴享四海之富而乃加於公祿亦何謂哉茲者聖駕又欲徧歷多方以耀武功臣竊以為無故輕舉始非長策就便成功亦不過為將士謀耳儲位未繼府庫空虛民窮盜起災異迭見正當修省而猶結怨於民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伏願俯從臣諫即日回鑾以慰臣民之望疏上不報正德十三年三月也十五年庚辰六月陞湖廣僉事抵家卒文瑞為人朴厚慷慨不計羸之卒之日歛葬不給鄉人賢之據新會志修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其先道隆自莆田來宦遂留家焉祖用中學究能詩長於集句人號書櫃父遂鄉舉全州學正獻夫初名獻科少孤力學無間寒暑弘

治乙丑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畢姻南歸養病賜告隱居西樵正德間病痊赴部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同寮陽明王守仁談道獻夫師之嘉靖二年以議大禮陞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年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敬陳洪範之義與侍講學士廖道南前後上疏皆見嘉納會大獄事起上命獻夫署掌大理寺事與張孚敬桂萼同為三法司欽明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情罪非妖人李福達逮原問巡按山西御史馬錄故入其罪併推按問事刑部尚書顏頤壽等鞠之于廷六年陞禮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學

士是年九月獄成御史馬錄及都御史李璋等請成
 寅獲 欽宥十二日經筵畢 上退 文華內殿召
 璠等面諭云昨大獄已結皆爾三法司署事官竭力
 用心問理特賜勅褒諭爾等宜益持忠勤以輔贊朕
 辜致詞曰臣等過承 恩寵優渥敢不竭盡忠勤以
 圖補報於是賜獻夫大紅孔雀圓領綠雲貼裏王色
 袷護紵絲紗各二事金花帶一條銀四十兩紵絲四
 表裏蓋異數也時王守仁以新建伯總制兩廣軍務
 招撫田州賊酋盧蘇王受無平八寨不滿桂尊意獻
 夫上疏薦廉州珠池少監張賜可為兩廣總鎮太監

都指揮使署都督同知張祐可克兩廣總兵廣西右
 布政使林富可為總督都御史別設都御史同廣西
 副總兵專在田州駐劄聽守仁節制疏奏 上皆從
 之獻夫薦賢疏切見 皇上明見萬里軫念兩廣地
 方特起新建伯王守仁前去總制軍務准令都御
 史姚鎮致仕誠為至計矣臣復以為總鎮太監鄭潤
 總兵撫寧侯朱麒與姚鎮一體二人若不取回則守
 仁何以行事况近該巡按御史蘇恩劾其寡謀罔
 上要行更代若再令在位實難展布俱合取回
 然地方大計又貴得人臣切見廉州珠池少監張賜
 資性醇良知書好禮恬淡寡慾安靜不擾且廉州與
 龍州交趾賓州思恩田州等處俱相接壤張賜父居
 其地習知夷情熟識地利可為兩廣總鎮太監臣願
 陛下即用其人則比之提債幹出而重地方之累者
 遠矣原任署都督同知副總兵閑住今起用張祐才
 兼文武學有師承識足以成其謀志足以成其義屢
 經往征迭著奇功久在地方熟知夷險曾經都御史

廣東通志卷三

三

三

陳金熊一漢御史潘沅謝天錫曹珪張鉞等奏薦前
來已經賞勞獎諭則其人可知矣雖嘗為仇隙搆誣
然其皎皎之節赴赴之風士論終不泯也况以二
而棄干城之將可乎臣願陛下不常調即用其
人克兩廣總兵則比之統緒之徒習於驕侈而不知
兵者遠矣臣又思兩廣巡撫事暫令總制王守仁兼
理俟地方寧日別議是矣但田州乃邊境要地又去
軍門遠涉事難運制夷情叛服不常不可不據而守之
者也臣願陛下暫置都御史一員同廣西副總兵
專在田州駐劄一聽守仁節制選置精兵數千屯田
其地養威蓄銳足以鎮服蠻夷永綏邊鄙此尤今日
之急務也亦貴得人臣見見任廣西右布政使林富
識見優長器度宏遠剛方有守沉靜有謀歷任兩廣
熟知邊情臣願陛下即用其人則必能悉心協力
贊輔守仁以收全功矣待事寧之日別議取回或即
與巡撫可也夫任用得人處置得宜則地方大計可
保無虞不然臣恐夷情萬變干戈不息干係兩廣生
靈而陛下南顧之憂未見有可紓之期也臣廣人
也談虎變色不忍不言薦賢為國亦臣之職也伏望
聖明采用地方幸甚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

候勅旨嘉靖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方獻
夫所奏關係地方六計鄭潤朱麒與姚鎮事同一體
姚鎮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
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
着兵部會獨大學士楊一清抗疏言兩廣總兵節制
議下來說 兩省副叅三司俱聽約束比之別鎮總兵事體尤重
舊例俱用侯伯况彼處蠻夷不靖近年用兵見今田
州思恩餘孽未平正在撫勦之時必得名位稍重威
望素孚之人乃克勝任張祐任兩廣毀譽相半又先
該巡撫叅劾節行御史查勘未結一旦授之上將使
握重兵無以服廣人之心邊夷聞之亦將輕中國之
無人矣於是 上命張祐勘明別用而推選侯伯代

之林富遂代守仁巡撫七年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加太子太保九年養病南歸十一年起少保兼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暫署部事
二月尋同張孚敬李時翟鑾辦事階光祿大夫柱國
十三年致仕家居晚尤和厚嘗撻兄茂夫之奴茂夫
則滋不悅遇茂夫初度置酒跪獻百金爲壽又代償
陳激衷債負且爲置田園以佚老二事實人所難鄉
黨多稱之二十三年卒 贈太保謚文襄所著周易
約說西樵子稿程子語大學原中庸原已梓行于世
祐字天祐係籍南海其先世河內人奕葉廣州右衛

指揮使祐幼好讀書師事東所張詡且知方獻夫爲
人奉事甚至比襲職守盧包水征豐湖以功擢署都
指揮僉事守備德慶瀧水俄爲梧州坐營討鬱林李
通寶以積功擢廣西右江叅將分守柳慶嘗發巡按
御史朱志榮贓貪遂抵于法自是建功多在廣右矣
後署都督同知爲田州副總兵獻夫嘗薦其可當大
任有 旨掛印兩廣竟不果用卒陳激衷字元誠南
海人行不疾趨容無遽色少爲郡庠生釋奠掌佾遂
善歌鹿鳴諸詩聲若出金石聞者樂之嘗與獻夫兄
弟講學獻夫著學庸二原謂大學主於誠意即丹家

所謂黃婆也中庸率性之率當作帥蓋道大而性小道為將帥性為卒徒正如志之與氣也激衷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因勸有司梓之後激衷中壬午鄉試教諭邵武之泰寧與諸士朔望習禮束脩餽遺皆不受晉國子助教棄官歸初何時矩師事白沙晚謂其學虛無因論王道要在農桑不徒空言雷州多荒田可墾宜往開耕以為民先著存羊錄由是激衷多借債往雷州開荒及至耕熟為雷民所認將訟之激衷棄還不校也歸益貧窘獻夫特延之談論鼓琴雅歌及卒與獻夫祀于鄉賢祠據儒學志邵武志方

唐勳字汝立歸善人正德戊辰進士授靖江知縣平賦息訟弭患興學崇墉濬渠政聲赫然以察舉改休寧其政如靖江正德癸酉饒寇逼休寧出死力禦之既散復聚時適報政去聞之亟還率壯士與賊遇于黃茅奮擊幾盡南畿列郡倚為長城相與立祠祀之紀功使上其事徵為監察御史未幾乞養親終起復巡視蘇松鹽屯屢疏言留都倉場屯田及宦戚賜予差遣諸事上多采用焉以病請告歸卒據惠州志阮珩字國用順德人少游邑庠兄死告歸善事其親不求仕進親喪不飲酒食肉形羸骨立弘治甲子提

學潘府巡視至邑珩出見即告歸潘心異之強令就試見其文優令復學補廩應試皆辭在學者始述其孝行府為四難文以彰之檄縣旌勸欲奏聞旌表

會府以終養去不果珩尋卒

據順德志修

鍾芳字仲實先崖州人改籍瓊山少育外親因黃姓後奏復焉弘治辛酉領鄉薦第二正德戊辰試禮闈第七登進士二甲第二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時左遷寧國推官陞漳州同知精於吏事政績大著歷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署吏部稽勳司郎中轉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校文必上名檢挑捷諧蕩者文雖

工必懲浙士斐然向風陞廣西右叅政去貴縣虎患諭降洛容賊討田州叛酋岑猛定平樂藤峽屢有軍功捷聞兩賜金幣陞江西右布政使凡藩祿軍需之難處者區畫悉得大體陞南京大常寺卿疏言祭告禮稱上意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奉勅總督太倉經畧邊儲漕政大舉甲午七月南京太廟災自陳脩省以回天變言甚剴切且乞休上重違其請准致仕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至城市惟以書史自娛名其居曰對齋取對越上帝之義有干以私者謝曰吾守志猶婺婦豈以晚而改節耶甲辰

薨于家訃 聞贈右都御史賜葬祭芳性簡重寡嗜
慾其為學博極而精雖律曆醫卜之書靡不通貫然
皆取衷於正理至論為嶺海鉅儒所著有學易疑誼
春秋集要皇極經世圖續古今紀要崖志畧小學廣
義養生舉要及詩文二十卷子允謙最知名

允謙字汝益嘉靖己丑進士為人純實廉靖無求累

官福州知府有惠政後改萊州卒于官

據瓊臺續志修

鄧炳字子幾順德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刑部主
事歷廣西副使兵備以文學稱于時為人和易簡靜
家無贏積郡守鄒守愚鄉飲請炳為大賓固辭守愚

躬往其為時所重如此年八十六卒鍾華字美彰順
德人戊午鄉薦為興國教諭擢光澤令教民孝弟力
田作教條以諭之經義文學與炳齊名鄉皆稱為篤
實君子二子善本善言皆登鄉科族子善經最知名
善經字理夫弱冠舉于鄉正德辛未進士授興化推
官讞獄明決精于藻鑑賓興供事時御史李如珪主
試及將揭曉有二卷相埒欲寘解首未決如圭以委
善經遂寘張岳為冠後為名臣有詐假官入境一見
即知其偽叱左右擒之當道交薦其廉能遷監察御
史直諫有聲尋以親老歸侍居會城中數十年未嘗

請謁大寮咸敬重之善經營痛其季弟蚤世慎恤其
婦撫育二孤慈愛曲盡擇師與諸子同訓兩孤姪卒
有成立咸舉于鄉侍母每奉安輿必扶持至百餘步
母再三命返乃已及卒士大夫皆嘆曰賢人萎矣市
人亦爲之大息胡率白于當道祀于仰高祠據順德志修
薛俊字尚節揭陽人自少端謹不事嬉遊領弘治甲
子鄉薦報至淮父憂哀毀盡禮既釋服雖遇吉慶不
聽樂事母益謹撫諸姪愛而有法終身不析居授連
江訓導奉母以養督學揚子器重之以閩清古田二
邑僻陋鮮才委俊選其秀皆得人陞玉山教諭正德

丙子陽明過玉山俊執弟子禮問行已之要曰知子
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對曰俊未知學但凡事依理而
行先生曰依理而行是理與心猶二也當求無私行
之則一矣俊乃有省居三年俗化而厚僚友化而和
連典滇楚文衡未幾陞國子學正時已病聞母卒輦
漿不入口奔至貴溪子宗鑑官邸而卒第侃子宗愷
最知名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顛四
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
葬者表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

行人聞母訃殞絕復蘇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
 子講習弗輟遇 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戒行禮戊
 子入京聞陽明訃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為位朝夕哭
 焉使山東過兗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
 多士從之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論改紀
 孔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陞罷陳
 巳而復疏建 皇儲事 詔下廷鞠 上躬聽連日
 刑究不易一詞曰明有 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
 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真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
 郎考察降運判張桂薦為春坊諭德每謂侃師生得
 道學正傳蓋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

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也第須機
 會耳盍俟時乎及澤為太常卿會張與夏言爭勝澤
 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夏言欲
 托侃進本取 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謂侃曰
 昨見張羅峯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勸之進
 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夫歸即騰出送與張張收之
 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侃之侃乃進焉
 比疏入 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止於午門先令夏
 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 上由是
 疑之刑部尚書汪鉉被劾賊罪有 旨迴避聽勘張
 力薦鉉當視事遂起鉉比廷鞠 上御奉天門聽斷
 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鞫實不與謀先釋侃
 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喪
 氣招認與謀 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於是罪
 澤撤闕是非往來 侃獲放還買小舟出路河適遇
 聖壽節僂舫有叅議項喬方欲行禮有報喬曰小舟
 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 聖禮節甚恭者莫測何等

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雖訪之果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寺乙巳始還家卒年六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諸書

宗鎰字子脩生而聰慧少有大志與叔僑同登癸未進士知貴溪縣執父喪號絕復蘇五日水漿乃入于口終喪乃以母言起補任將樂以才堪治劇乃更建陽政務大體開誠心剔奸蠹約濫費去民賊首修廟學建橋梁毀淫祠置贍田以資貧士復考亭後以主祀事俗多淹女禁止之活者幾千命遇荒饑賑濟先

發後聞寧以身受罰被召為給事中時吏書汪鉉奸

佞儉邪及上疏極論其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貫四

凶行兼正卯 聖明嘉納矣鉉肆飾辯言者繼以激

怒遂下 詔獄受杖八十賦詩自誓 詩曰大奸在位

三年積積人神乃披忠愫乃顯 帝宸惟 帝特嘉
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捏搆誣繩惟 帝赫然遲彼佞
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於 皇明聖實余寡 五日而
誠大奸既去逞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又寧 死 據揭陽志修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宋儒春叟之後父德脩嵩明

州同知民雜夷棘治以寬簡且有廉名一寧領正德

丁卯鄉薦雞澤學諭提學御史王應鵬檄掌漳川書

院教事清苦不受饋贄諸生多所成就遷蘇州府學
教授端方嚴重誠慤儉朴遇諸生常恂恂未嘗疾言
遽色以身帥人不示表暴不輕屈於上官郡守常稱
之此真教授也後知懷寧縣淳實溫厚志在愛民不
事矯飾冠服敝垢人疑其詐及卒于官囊無數金笥
無新衣可殮士民哀慟之嘗渡江見覆舟中有動躍
聲令人鑿之得一婦手抱嬰兒猶活詢知爲長沙人
隨舅宦遊遇風一家淹沒拔挂偶遺已二日矣遂捐
俸買舟送還其鄉兄一清亦鄉舉知新繁縣有廉靜

名

據東莞續志
南畿志叅修

王天與字性之興寧人也正德甲戌進士授江西寧
都知縣行廉政平新學宮重民事鋤強梗植善良卓
有異蹟其所爲類非簿書俗吏所能爲民戴之如父
毋丁丑從都御史王守仁征橫水桶岡泐頭諸寨屢
有俘獲功陞俸二級已卯宸濠之變守仁徵諸郡邑
之兵討之天與率兵從焉軍中冒暑疾作歿于南昌
守仁哭之哀解衣爲歛寧都之人肖像立祠祀焉明
年論平賊功有 詔給賞仍優恤其家

據惠州
志修

蔡仕儲字鍾秀瓊山人質粹行純博極群書通五經
年十八爲人師年長以倍者皆北面執弟子禮有河

汾之風有司示欲周其貧堅守齷如也高雷之士越海從游甚衆領薦遊太學發尚書人心道心之旨祭酒湛若水不信論語仕儲申明義利之辨若水乃深敬服之門人林叅政士元亦贊其為道先覺潛德化鄉云學者稱石南先生士元字舜卿罷官歸戴笠躬耕不入城市瓊人賢之

據瓊上續志修

張濂字景川順德人祖善昭兵部司務超擢四川僉事以時忌左遷通判在臨江嘗雪冤獄疏練子寧之黨得復其家者八十四人士論壯之濂生而聰敏登正德辛未進士令建平首謁忠臣王叔英墓捐俸修

其祠裁刁豪以法為所中當道直之轉令廣昌抑強扶弱民懷而畏嘗疏故尚書何喬新學行于朝得謚文肅為梓行其所著書遷禮部主事員外郎以諫被

杖卒

據廣川志修

劉士奇字邦正順德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刑部郎中嘗使山陝勘宗藩與給諫僉臬構獄竟論如法知梧州府凡利藪皆無所私遷廣西叅政平七山寇以功擢江西按察使監試柄文者欲私權要數令人諷之士奇執不可而止晉山東右布政使以病乞骸骨

歸家無贏羨杜門八載卒

據順德續志修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弱冠力學正德甲戌會試第一
 登進士名冠二甲嘉靖初筮仕兵部主事上三劄論
 學以居處恭為先次則詢有司以舉賢才為急時少
 師楊廷和建大禮力主濮議韜與張孚敬首議繼統
 稱 旨孚敬遂柄用韜遽乞養病歸尋召起至京師
 即拜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賜新刻
 文獻通考上疏謝言 內閣之弊 上見嘉納尋陞
 詹事兼學士辭免日講自謂形之札牘徐徐可能勝
 之頰舌吃吃難措比大禮書成陞禮部右侍郎不就
 言累疏鹽政治河儲材備邊謹天戒節冗費等事自

謂不見實用後進本部尚書四上疏遂終辭之時冊
 立九嬪孚敬在內閣密勿進言請輟 早朝慎保
 聖躬私語韜曰此不可輕泄韜即抗疏公言之其忠
 愛敢言如此韜疏臣非見 聖旨以時方隆寒暫免
 傳之官曰傳者輔以德義保者保其身體今聖上
 每晨早起未辨色即臨百官冒衝隆寒高拱金臺
 詹風太嚴雖慣處冷地亦猶不堪況於聖上出自
 深宮者乎甚非所以保重聖躬也保傳重臣之責
 也謝不日五年四十七矣未有嗣息老母即曰爾每
 早逐班行只為一官而已矣至於宗嗣續之大計
 則未之思也今之父母母愛子者謀無不至矣若臣之
 愛君則未見其體父母母愛子之心也臣昨日即謁大
 學士張璠將以是告焉張璠口熱已有言矣即出稿
 二摺 御札二紙曰 聖主慎密之言輔臣不敢輕
 示于人者蓋十倍于在外之群臣也臣等在外只勤
 勞于內者蓋十倍于在外之群臣也臣等在外只勤

廣文彙編

卷之三

三

早起趨班一拜而巳 陛下每晨恭謁 祖廟凡幾
 陟降凡幾拜禮視臣等勞逸何如也復冒寒而出未
 明臨朝每日常興居養只倍有出于此者不可若是
 陛下敬天法興祖之實始有出于此者不可若是
 拘也惟自古儒臣凡能勸其君以早起成其君以守
 禮即曰忠直之臣未有敢勸其君以晏朝勸其君以
 簡禮者蓋避諛諛之名故也惟臣君多失於縱慾多
 簡於視朝多不喜接賢士大夫而昵近妃妾多不好
 書冊而喜游幸甚至縱慾妨壽千一散故凡忠臣
 告君必先防其過而勉其不及仰惟陛下勤勞耳中庸曰賢
 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道之所勤勞耳中庸曰賢
 先儒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道之所勤勞耳中庸曰賢
 臣似於嫌小節非所以示大中也諸葛亮曰宮中府
 中宜為一體則宮府之禮九卿無不可與聞者易曰
 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閨門之
 道生人之大倫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閨門
 之禮萬化之源也又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蕭蕭霜

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言象妾進御於君其職所
 以安其命也古之帝王宮闈之職叙之禮秩妃妾之
 御播之味歌有節禮和樂之義焉有制節謹度之教
 焉後世閨門之禮諱而耻言暗室屋漏縱慾傷生殊
 去古意遠矣臣是以敢忘冒昧上貢瞽言伏惟陛下
 下勅輔臣會九卿定議常儀每月謁兩宮謁祖
 廟奉 忌祭合行禮節俱立定典炎暑之月不妨
 早朝隆 寒之晨宜甫明乃興日出乃朝淒風凍雪
 仍暫輟免 宮闈進御之禮宜講蠡斯 膠木之詩慎
 修養家五日十日之戒則所以蕃綿 皇嗣保重
 聖躬之道固莫有於此古之帝王勤身湛若水亦
 室慾固本以安天下之要亦莫急於此矣
 有疏上批答曰爾既欲 朕收斂精神便不必煩擾
 蓋先納韜蓋也御史馮恩糾舉近臣邪正得失論若
 水強致生徒勉從道學教人隨處體認天理處已素
 行未合人心若水上疏乞休韜力衛之遂留用未幾

給事中陸粲劾奏張桂不法有 勅黜之韜上國是
 疏言粲為大學士楊一清主使於是張桂復留一清
 遂罷尋諍郊禮與夏言不合 上從言議下韜獄已
 而釋之會 聖駕南巡合葬 聖母于顯陵韜劾文
 官沿驛折乾不如郭勛今日文臣視勛可以愧死矣
 尋丁內艱歸為分巡僉事龔大稔所奏疏辯得白初
 稔與方獻夫有隙訟方氏者皆為准理因廖鵬雲等
 犯罪懲治方氏家人韜憤為之作俗毒牘解又因治
 仁王寺朱琳獄韜益不平復作續俗毒牘解已而大
 稔疏劾方霍謂韜主使大使陳璋奏准移置巡司於
 磨刀石檄軍兵三十名駐舟防守名曰防寇實則自
 打門戶既取寶峯寺改建書院併攘化成千秋寶鎮
 崇勝等大稔逮去坐罪罷歸韜服闋陞吏部左侍郎
 寺田七

為致仕副使胡澧進神箭以倭邊 上從之當朝覲
 考察疏請擴六公以贊 聖治已而陞南京禮部尚
 書申明禮制與給事李克濁辯明六科避道舊規在
 留都清娼籍奏准逮教坊諸娼詣部估價發賣又疏
 黜異端詐術以杜姦欺乞 勅禮部通行天下沙汰
 僧徒會簡 東宮寮屬尚書溫仁和被論遂加韜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會議薛瑄從祀韜
 疏言瑄當取其趨向純正畧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
 以端士習因論濮議不知父子之倫併請黜司馬光
 程頤又論行人司正薛侃妄舉陸九淵誤列從祀亦

宜去之 上不從已而 聖諭議 東宮監國韜率
同寮疏言睿齡尚幼猶未出閣宜每日御文華殿視
百官奏事漸習政理疏留中獨 詔責太僕寺卿楊
最無何郭勛因災俱奏奉 聖旨四品以上官自陳
韜疏乞致仕不允嘉靖十九年冬卒于官 上嗟悼
賜塋祭 贈太子太保謚文敏所著文集十四卷象
山學辯一卷霍氏家訓二卷皆行于世初吳廷舉有
時名韜移書責其無行已而私佛朗機夷人壞中國
大體人始服之其拔兵部尚書王瓊于謫戍復給事
中陳洸于外補起戶部主事金山于爲民皆有執持
李承勛在吏部不能奪也湛若水逾耆考蒲風以丘
濬所言吾廣搢紳勿卧過嶺謂死也士林皆多其直
比韜喪歸若水爲祭文以朝之韜善教子在京師擇
鄉里莫氏兄弟及黃弘字輩如三試之法請學士張
治黃佐出題考校後子與瑕暨同試者皆登進士新
志謂其遇難事抗論不畏名譽不衰云平生所厚者
梁焯王漸遠梁焯字日孚南海人與韜同登進士嘗
過韜從陽明學辯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拜主客主
事己卯三月 上議南巡與姜龍等十七人上疏諫
止 上命罰跪五日大杖三十車駕遂行會佛朗機

夷人加必丹末等三十員名入貢至南京江彬領四
家兵馬從 上游豫導引火者亞三謁 上喜而留
之比至京師入四夷館不行跪禮焯執問杖之又番
人寫亦虎先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陷
甘肅文武大臣時彬及錢寧用事二夷人者或馳馬
于市或享大官之饌于刑部或從 乘輿餽珍膳于
會同館或同僕臣卧起而大臣被誣者皆桎梏幽囚
以是輕侮朝官焯每以法約束之二夷人相謂曰
天顏可即主事乃顧不可即耶彬聞之謂焯凌虐駕
下人員將奏 聞焯治後事以待 命三月丙寅

武宗晏駕是日 皇太后懿旨誅彬已而火者亞三
等就獄稱本華人爲外夷所役於是與寫亦虎先等
皆伏誅有 詔佛朗機不許入貢以嘗弑其君也新
政旌別淑慝焯嘗諫被杖陞俸一級初舉人武陵冀
元亨與焯同師陽明陽明使元亨往寧藩察其逆狀
比濠爲陽明所擒乃指元亨同謀下 詔獄死焯捐
俸爲備棺斂嘉靖初改司職方聞第訃而病遂予告
歸養宜興醫士周衝送之及別謂曰益莫善於養心
損莫甚於多慾焯佩服其言卒于家年四十有六王
漸達字用儀番禺人弱冠登進士爲刑曹養病久之

韜掌部事首起御史倫以諒及漸達皆復原職漸達居二閱月上疏言運樞紐鼓橐籥舉賢才三事謂在朝在外無非欺罔大僚惡之令其上疏 詔革去冠帶閒住家食好著述有所註經書行于世年六十一

卒

據廣州儒學志陝西通志番禺續志參修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父元昌簡靜好禮尤嗜書札嘗錄文史中警語有關世教者以自警鄉黨稱翠峯先生貫器局凝重吐音洪亮雙眸炯然步中規矩幼齡能詩補縣學生領正德丁卯鄉薦辛未中乙榜授建平教諭江東之俗生女多溺之貫始至即請監司厲

其禁澆漓頰葦文廟傾圮撤而新之又捐俸葺名宦祠祀吳應龍施德懋而下十人自為文記之黃巖施槃見而嘆曰魏驥之流也諸生饋遺一無所受御史張仲賢薦于朝以備風憲丁丑登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作大禮慶成賦為時所稱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言京師火甲之弊 上可其奏民賴以蘇奉命福建清軍查盤時鎮守太監同藩司乾沒官銀萬兩托人祈免貫竟按劾之還官銀十二萬糧二十六萬前此命使未有也又 上請表勵孫燧等忠節褒錄先發宸濠逆狀鄭岳等三臣 上從之嘉靖初流

賊起山東奏請設總制大臣以理軍事及請兩廣行
鵬剿之法咸用其議卒賴成功正德之季天下耗于
冗食請稽考國初與正德中賦入上供之數權其輕
重以為定式又令戶部覈考滿官必糧完乃得徙官
否則降罰皆著為令時廷議欲以戚畹奉安陸陵祀
貫以為不可上疏論之且曰陛下不早抑之恐他
日驕恣如薄昭王鳳然後圖之亦已晚矣昔漢章帝
欲封其舅馬后曰吾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
之木其根必傷何必營外家之封於是遂止今章
聖太后至德格天非馬后所敢比其不欲營外家之

封必矣而陛下洞鑒古今又非章帝所敢擬豈不
思有以預抑之乎癸未奉命巡按江西首罷浮橋
之害商旅便之及辯諸冤獄皆得其情宸濠之變宗
室株連者甚衆貫治其從逆者數人餘多存宥遭父
喪歸家居七年庚寅還京師仍舊官掌河南道事大
學士張璁請削去孔子王爵貫謂同寮曰周子嘗言
報德報功王祀萬世使周子而愚人也則可乃率全
臺上疏貫疏臣惟陛下謂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
也特其位也非王者之位而疑其為僭臣等伏而思
之人君之所尊莫如天地也亦莫尊於父師也况
陛下舉行敬天尊親之禮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何
至於孔子則疑其王號為僭而欲去之蓋王號身自

稱之則為僭如春秋吳楚之類是也天子追而
 尊之則為禮如追尊推恩置父稱太王之類是也
 而非僭則尊先師以王號又得謂之僭乎聖祖
 初正祀典天下嶽瀆等神皆去其號又承尊崇
 仍舊莫不有深意存焉列聖相承疑孔子之
 可以事天且無故而為固有不嫌於同者今郊
 擬事天之禮臣等以為固也山川先農用入倫
 用八倫也宗廟用入倫也山川先農用入倫也
 多欲尊先師則文廟之祭正當有以隆之而
 下乎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減乎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以極尊崇之實減遠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臣
 恐禮儀之未便情義之未安也何也郊祀之禮
 王祀有王祀而後居王居三者備矣而後守祀
 得已則如昔之高堂生毛公伏生之流漢皆嘗以
 而師稱之不幾於與孔子班乎如此非惟八倫
 豆為僭而六倫十籩豆亦為僭矣不惟像設當毀
 復臺重簷亦當毀矣天下止稱曰先師而不曰工

闕里之祭則當何稱曰顯祖魯司寇可乎顯祖不
 而世嫡可封公乎此皆所未喻也臣等又考唐開元
 中封孔子為文宣王被衣袞冕樂用宮懸是唐已
 像設而用天子之禮樂矣宋真宗嘗欲封孔子為
 或言周始稱王不當加以帝號羅從彥論之曰唐既
 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加以帝號羅從彥論之曰唐既
 亦曰也是言崇報之禮宜隆而不可殺也深適知
 州日乞以廟兵代廟戶范仲淹曰此舉與尋常利
 不可同日而語是朝廷崇奉聖師美意仁義可息
 如周惇頤謂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
 邵雍謂仲尼以萬世為士我朝祭酒周洪謨亦謂
 夏商之稱王猶唐虞之稱帝若謂孔子周人當用
 制止宜稱王猶唐虞之稱帝若謂孔子周人當用
 崇德報功之意此皆前人極其尊尚成論其辨不
 稱王者惟兵沉一人而已伏望聖祖之初意下不
 采辭言務求至當上不失軒輊如是而行然後
 下之驚疑中不致禮意之軒輊如是而行然後
 萬世無弊書之史冊有光否則取譏當時貽笑
 未敢一言盡也臣等待罪言責而於此事最關大體

不敢輒避煩瀆伏惟 陛下矜其愚而察焉 疏入忤 旨下詔獄都御史汪

鉉承 旨劾貫脅同官署名必欲置之死地 詔令

以後言官不得連名後 上意亦稍解罷為民貫歸

杜門却掃科道撫按保薦之疏凡十三上以鄉人處

要地忌之竟不得起嘉靖己酉八月卒于家年六十

七貫天性孝友遭喪哭泣年四十不能閱細字第病

三年朝夕視之請以身代與人甚謙謹而臨事有毅

然不可犯之色建邑後士人登第者寔自貫始所著

有臺中藁使閩藁西巡藁共十二卷文集六卷藏于

家據廣州續志南畿志從化志參修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比長

有文名嘉靖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

至有聲權河西務疏戚畹侵奪語甚峻 上可之庚

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會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

其舟乃不敢犯潛令謗言朋興屹不為動辛卯陞署

郎中議奏鹽政利弊會圻輔大饑奉 命出賑減去

騶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懷之咸曰活我

者翁公也屆平奉 上嘉獎有金帛羊酒之賜癸巳

陞知梧州府時方興兵供億經畫悉力立辦而尤以

厚學校正風俗為首務咸寧侯仇鸞縱健卒橫行市

肆間即縛其首十餘人杖擊之乃遣於是相戒無敢
 犯丁酉討安南擢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宜白督府
 蔡經行之登庸懼採毒藥以試刃收巴豆困集置上
 流截竹筒埋地中冀晉馬足陽言先襲廣東以撓我
 時賂邊氓規伺我事以一關吏飭賂往來不復能禁
 萬達於是密募敢死士入偽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
 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
 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為乃上議于
 經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
 真機在我以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則急而或
 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

藏必戰之用可也至於儲欽廉海濱之地以待窮寇
 之奔無謂今日始可緩去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比之謂也經大譴之會龍州憲祥二州七舍趙
 楷與常應李襄等扇亂竊奪至許莫登庸為鄉導并
 以我緩急織報告之萬達具白經駭曰君度諸虜
 酋何如曰兩州瓜連三兇出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
 境繹騷宿之則威凌陵夷遠人弛聽乃使至太平召
 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俾無瀆倫毋黨亂思明
 應命設伏卒擒常應械蒼梧督府論死趙楷李襄各
 以計誅擒而斷許存趙祀楷臨死遺書示誠誓於泉
 下靡忘大恩萬達刻三維不勳聲色而禍本悉拔左
 江斷藤峽徃蠻據險馳劍即密謀于督府擒屬酋侯
 公丁際于市於是乘勢兩軍夾擊諸巢皆破賊連山
 奔逸復督兵邀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奔羅連山
 檄右軍繞出其輦破賊始盡凡月有九日而班師撫
 其餘黨并諸向順者始三千人藤峽悉平又獻平峽
 入議登庸聞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而
 悉平內寇以為之先豈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而
 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會議四峒介於思明
 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

廣通志卷三

卷三

三

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關府州互爭莫能歸
一而峒亦何背無常萬達議曰四峒之爭久矣圖籍
無歸易於叢惡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特設撫民通
判治之築城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
于通判內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冠服榮其身通
判指揮能各盡其職奏旌之以五年期其效經覽議
謂曰君言是矣即使人論之峒民歡踴稱更生願附
南寧曰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禁鰲乃牒參
將府駐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尋復議善後之策十
賢相獻地經喜曰翁君神筭也

四事皆原始要終足為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叅
政督府上疏以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
南以贊成安攘之功 上俞其請改叅政廣西時尚
書毛伯温奉 命征無萬達上議曰今日所以處莫
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兵猶不血刃此中策也
三令丑申芟夷絕滅滅則滅矣而 聖天子好生惡

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群策臨之以
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
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
之悔公其圖之時欽州知州林希元與權貴通謀力
主專征計令廣東民戶自田一項以上皆自備舟楫
運糧往交趾界伯温因言遂不用其策廣民大說

九月萬達承檄分屯龍憑思明等處簡士卒礪器械
足饋餉誓師以聽於是登庸詣鎮南關親繫組以降
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 表入朝其辭甚
哀於是伯温經鸞會兩廣三司以登庸投降區處機
宜奏聞 上是其議報可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班師
論功進爵行賞有差是役也萬達之功居最初登庸
來降萬達與諸同事步出鎮關登庸持箋筆乞言其

意故以窘我也諸同事讓于萬達萬達執筆大書首
言 朝廷以好生為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宜
永有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
跪讀惶恐稱萬死匍匐而退壬寅擢四川按察使癸
卯擢陝西布政使時諸藩以祿聚訟比至裁取適宜
無不歡悅甲辰二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釐奸剗弊煥然一新時出拊循關中晏然十二月
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兼
理糧餉疏報謝大約以鞠瘁自誓遂劾 奏將官邵
永姦貪姜奭衰老於是選將帥集客兵廣峙蓄修器

械固險要謹偵探明賞罰西鄙邊備堅不可犯秋十
月大同宗室克灼等潛謀出邊勾虜為患禍在門庭
萬達廉得其情密行總兵周尚文檄發姦跡顯露者
以 聞不動聲色坐折逆萌八月虜大舉入寇萬達
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遏敵射死者亡筭虜畏遁去
捷聞 上悅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秉寫勅獎勵乃
議築邊墻延袤萬餘丈親自區畫又序次畫圖說以
進省費約九萬餘兩兵部以 聞陞右都御史兼兵
部左侍郎蔭一子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冬十一
月宗室謀叛欲成 上曰剪除禍萌功出非常兼官

陰賞如舊萬達復爲河套議凡數千言大要論復套
興搆策不同惟欲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固元氣以
俟其隙爲計之得聞者稱善已酉春虜入宣府將逼
居庸以入萬達謀知之夜草疏請以周尚文率領精
銳以遏虜衝大戰二日夜萬達躬擐甲胄督兵數千
人來緩麾下將請曰虜騎克斥未可進萬達曰我志
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於是馳驅先入衆無敢後者
會西風大作萬達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
天虜大驚口翁太師兵至矣解圍而遁 上密遣人
緝知虜勢得獮及萬達親督戰狀已而報捷疏至

上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五月召入爲兵
部尚書冬十月奔父喪庚戌秋七月大同帥挑虜邀
功失事 詔以金革奪情起復萬達適病疽扶病上
疏乞終喪會虜由古北口入蹂踐 畿甸京師戒嚴
上特趣召萬達聞之慟哭曰上憂至是豈臣子愛身
之日乎即日哭于几筵不告妻子力疾單騎就道間
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仇鸞諸萬達殊急時虜雖
出邊浮議遽起 上屢問曰翁萬達至未邪有疏不
得達 上訝以爲遲奪秩候用不數日起爲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諸關會兵部抽民兵

令急遠近騷然萬達疏其未便寢之省費無筭三鎮
賴之萬達晝考公事夜念家艱憂悴殊甚足疽忽作
不能動履又上疏亟 賜罷退以終守制之情語意
迫切廼得解歸瀕行謝疏中字訛誤 上責斥爲民
冒暑歸鐵林塋父廬于墓側爲書數千言告泰泉黃
佐述其哀墨不得已之情誦之莫不感愴鮐江故有
河通諸邑潮久而淤疏治之舟楫通和居民大悅壬
子冬十月 詔復兵部尚書而萬達方遊武夷鯉湖
至清流縣病作謂其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日
至上杭舟中大劇張目仰天哭曰我遭逢 明主受

國厚恩乃今長已矣其何以報問其家事不答瞑目而
逝又二日抵家歛之時肩宇欣欣如生又四日 簡命
臨門則已不及見矣萬達性剛志潔思深猷遠視抗于
古心雄萬夫坦而有制沉而善斷胸襟灑脫洞然如青
天白日時出經濟真如迅雷之不可禦鬼神之不可窺
故能達變傾否動有成筭雖古社稷臣亡以逾也著有
稽愆集平交紀畧總督奏議各若干卷藏于家據潮州續志修
何繼之字克肖順德人世家小圃近登甲科者六人繼
之獨年少自勵初知攸縣豪民張金怙勢逋負執而懲
之由是知名罹艱服闋復補惠安能剗煩劇委攝莆田

士民稱服擢戶部主事歷郎中知松江府不受糧長賄
略權豪帖然滿考得 賜恩前此未有也晉河南按察
副使轉叅政受委往小灘與主事對糴雜糧解運京倉
原額既完羨銀八萬七十餘兩同事欲私堅不肯從悉
發府縣收貯晉福建按察使抵家卒繼之謙和清謹積
俸能散每調族黨云同年俞宗梁字景山瓊山人少負
竒節博極群書知新昌縣為政寬嚴相濟能賑大侵毀
浮屠改建社學疏旌孝節諭盜歸氓多可稱者擢南京
刑部主事至郎中卒于官俸入皆以奉母恤弟妻孥不
能自給侍郎鍾芳稱重之又馮彬字用先雷州衛人已

丑進士知平陽縣罹艱復補上海以清白徵為御史民

恒見思方按廣西適松江守缺鄉宦柄用者從民望推

彬補之以質直罷歸為詩文雅秀可觀卒于家

據續志

魯守約字子如歸善人家本天籍耻為人役勵志讀書

登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按廣西擊賊吏

雖鄉人無所私戊戌武定侯郭勛總山陵大工群璫附

之寢食其中守約當巡視勛疏其稽誤守約遂條奏勛

欺縱不法疏入留中又奏罷監工郎中一人庚子陞大

理寺右寺丞監陽翠嶺工完懇疏乞歸養母時年纔四

十餘家居九年卒恬靜為鄉人所稱

據惠州志

戴銑字子聲東莞人嘉靖己丑進士觀政吏部上時政
疏千餘言授主事督會同館峻抑廠校至拂中貴曹長
諷令少徇持之益力尋改監察御史一載間言天下大
計至十餘疏多人所難言者論劾刑部尚書聶賢兵部
尚書劉龍等大人不職吏部擬諸臣一槩稱譽欲加銑
輕忽重罪 上特旨優容之後科道官論吏部尚書汪
鉉黨護奸邪中傷言官當路切忌遂為所排罷職為民
欣然南歸足跡不至有司世慮澹然科道撫按文章論
薦未幾卒年四十六性和毅簡直入不敢干以私沉潛載
籍心體力行用不究才士論惜之所著詩文有集藏于

家同邑吳預為邵武推官明斷不阿以薦當得風憲乃

遷柳州同知有過盜功終南京工部員外郎

據東莞新志

陳天然字汝中瓊山人孝友溫惠有雅量由進士歷官

鎮江知府俸入多以仁其兄弟故舊人有窮乏不能自

給者必周之不望其報性不能俯仰要路遂謝政歸家

居日親賢下士以詩酒自適始終無過舉以取怨謗時

稱為盛德君子

據瓊州續志

郭廷序字循夫潮陽籍海陽人粹資遐志博學尚友領
嘉靖壬午鄉薦歆然不自足宗師有道義寓廣城益加
深造推以淑後學皆一時雋選豐出科目操守尤清介

不苟試春官以不果行還常例盤費并姚却鹽船其水
葉節操未嘗因人少損居家克孝友事兄舉人廷秀猶
父撫諸弟無間言登嘉靖辛丑進士出令貴溪到方不
媚權貴惟輕徭薄賦端教育才動必猶禮獄無冤抑嘗
却王府濫索抑中使誅求遇旱虔禱甘澍輒應述職還
任卒于維揚士民感痛惜之部使者觀風采論崇祀鄉
賢有集十卷藏于家據海陽志修

從前輩遊益知勵行津有至性事母區氏以孝聞三弟皆
出庶母時在襁褓庶母素悍盡奪財產以私其子津畧不
以介意撫之益厚不異同胞迨長爲之冠婚無吝費甲午
登解第一辛丑進士筮仕刑部主事迎母就養以學行政
吏部持清操杜私謁朝著賢之鄉大鑄麥福最寵幸以同
求見津善辭之不與納交福亦服其素履莫能加害循資
當轉文選副郎同僚有越次鐫求者津即讓之曰典選重
務予寡陋且多病兄才望宜補衆皆服其量卒于官年三
十有五母哭之斷腸而絕聞者莫不盡傷家宰聞淵素重
其賢亦痛惜之憫其貧苦率僚屬致賻借差鴻臚寺官護

二喪以歸銓部及鄉人至今稱重其行誼云據行狀修

林咸字季虛番禺人舉于鄉從遊草堂講學後知惠安縣嘉靖戊午倭奴來攻惠安惠安居民僅九百家倭奴四倍之咸悉力拒守誓與城存亡有越城者手斬之懸其首于城竿上擒馘七十餘級賊急以吕公重來攻咸製敵棚三座外施絮被內藏銃弩火鎗射之賊乃解圍而去尋流劫鴨山咸整兵往禦躬冒矢石為士卒倡衆寡不敵馬墜潦泥中死之輿論謂其光明俊偉且有完城功巡按御史樊獻科為文遣官致祭稱其亡愧張惟陽頌常山云及核實具奏以聞得贈府通判廕一子
據福建文後修

唐守勳字允懋番禺人家貧力學志向端謹嘉靖辛卯領薦督府以學行延之嶺表書院教諸生多成材甲辰登進士知閩縣舊例歲收綱銀以支公費不足則預徵民甚苦之守勳裁革浮冗樽節出入遂積有餘羨適值荒歉民獲樂生罹外艱復補任貴溪邑無城郭寇至率民兵禦之擒渠魁而還隣縣安仁民有爭訟守勳受委往勘兩造乃平撫按交薦遷南京戶部主事歷郎中適倭寇屢至客兵行糧皆善經畫已未擢興化知府衝炎就道卒于贛州年四十有九守勳厚於倫理教其第四人如嚴師然怠則撻之皆嚮

學有立比在南京業師湯朝達之第鬻其祖宅守勲
聞之還其契券不索原直同年孫學古令東筦卒于
客邸躬治其喪助其殯斂鄉論賢之善詩文有集藏

于家

據行狀修

郭大鯤字時化海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漳州南靖
知縣警敏有惠政勤於理事竟以勞瘁卒邑人哀之
祀于名宦遺愛有亭興水利有碑御史陳儲秀按廣

廉知其行檄祠鄉賢

據潮州志修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辛巳進士為御史按
察僉事嚴於庭訓有譽童時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

博覈工詩文庚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有自少被
虜入狄者迨長奔歸偵者得之以為間謀廉得其情
遂從輕典其善折獄類此與同官李攀龍山人謝榛
輩倡和篇詠為人所傳誦時稱才子云歲餘上章歸
養卒年三十有六所著有蘭汀藁行于世據順德續志修
李价字少藩番禺人少穎異志趣向上嘉靖丁未進
士從鄉先生遊講學知本惟反躬復性不事空言戊
申知當塗縣至即却饋賀絕供億嚴鎖鑰謹浸潤俸
直之外一芥不入俗尚逢迎地當衝要百費交集或
不愜意輒歎曰今之所謂良吏古之所謂民賊如狗

時好其如此心何遂專務節省休養終歲省民財數千而公事悉舉獄中大辟囚惟四人為辯而出其二有父告子不孝者反覆開諭下其子朴之父泣請焉遂提携而出已酉檄委檢踏災傷田糧道經寧國謁陳靖獻公迪祠為詩文吊之既勘實蠲民租十之四賑饑均役惠及逖絕撫按屢薦擢戶部主事里耆李鏗等持百金馳至采石為舟車費慰勞而謝遣之乃留一靴而去貧不能歸省乃徑趨任壬子七月以才行政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遷至署考功員外郎兩經考績俱以學行清才列上考是歲四月丙申夜三殿

災欲上封事為親知所沮適宿痞頓發遂臥疾求歸太宰貽書止之戊午二月晉稽勲司郎中四月宿疾復作乃上疏得免遂歸杜門謝客己未三月從遊草堂詠歸作詩七月卒年三十有七聞訃痛悼者亡問遠邇云據行狀修。介遊粵洲草堂詩洛上春風坐未三舞雩遊詠許相參虛庭徙倚群喧寂脩逕紆盤萬翠含嘯傲微言麾六籍道遥王道寄空談龍門雲谷俱陳迹拊手乾坤道已南。泰泉和云草堂春滿徑三三俯仰無言妙與參燕塞朔鴻天外杳粵臺新綠鏡中含只今雲谷誰元晦終古龍門獨史談醉挹和風看活水詠歸真似魯城南論曰人有德性之知惟善是欲道心之命於天者也明善誠身而日孳孳焉明則察之精誠則白之一一

則大大則天說者說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隱微之
中惟求天知不以人損夫奚愠邪斯學也道之大原
也堯舜之所傳孔顏之所好大學之明明德中庸之
致中和孟氏之求放心管是矣血氣心知惟富貴是
欲人心之私也然得之以道當理無私澤及民物功
業顯融即道心也已推其不忍強恕而行豈非仁哉
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我 高廟大聖人也猶謂
魯論萬世師法誰敢侮之而斥其誤哉方是特俊傑
歸 命若何真之封伯爵李質之拜尚書皆能審富
貴者也文藻則有孫蕢黃哲政事則有陳德文周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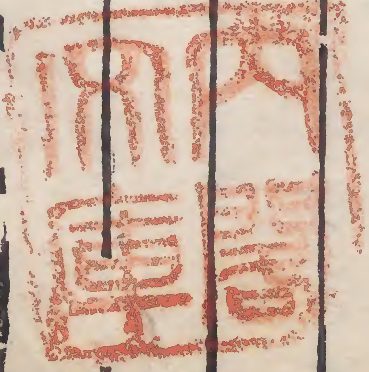
器自是仁賢霧霧輩出吾廣薦紳盛矣雖不立門戶
而文行忠信之教莫之遠也永樂以後陳璉李顥之
敷德禮周新陳鼎之明政刑亦未有言浮於行者至
於王度陳愚賢之忠梁孟祥何宇新之孝其餘節義
修潔之士莫可縷數蓋有鄒魯之風焉夫臨難苟免
臨財苟得則爲不仁若鄧顥之勇於義何淡之廉於
取固傑然者名雖彰而實不副豈可悉書哉甚矣實
勝之難也德性之知真切運用誠身者也丘濬補衍
義發明隱微之中勅天之命以謹萬幾內外合一之
學明矣理學名臣顧乃錄黃仲昭輩而遺濬何哉昔

房融筆授楞嚴於訶林竊致知誠意之似以為菩提
實際世喜談之魯論微言方且厭棄語及博約即以
為非是猶認盜跖為主翁而反謂同室之人為盜也
惡濬喜禪又何恠乎然白沙陳獻章不事產業有西
湖林逋之風白沙詩千峯有月好西湖只問湖中鶴
在無又詠林逋詩未肯低頭陶靖節掛
懷身外五男兒與後之自名為道者異矣崔銑松窗
蓋氣味最相似與後之自名為道者異矣
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勉而志反事敗於發念
肆欺誕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皆自名曰道也豈其
愚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古之奸人盜名捐夫守隘亦
厲節固窮而章吁何士習嗟乎學未知本已貌六經
之益下也未蓋有所指

蓋亦反其本源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按宋史

生於豫章衡書四會人原其先也今列傳惟據郡邑
諸志及文籍所載者爾惟大性之例可錄者亦多其
顯者如大司寇盱眙陳道其先番禺人大宰
陳光廖紀其先陵水人以無可據故不敢書

贊曰學有本源世開邪徑宗彼瞿曇侮吾魯聖俊傑
識時譽髦從政美行金相華文玉璫異說載祛真才
斯盛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page numbers and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reference.

廣東通志卷六十二

系年

系年

廣東通志卷第六十二

系年

系年

